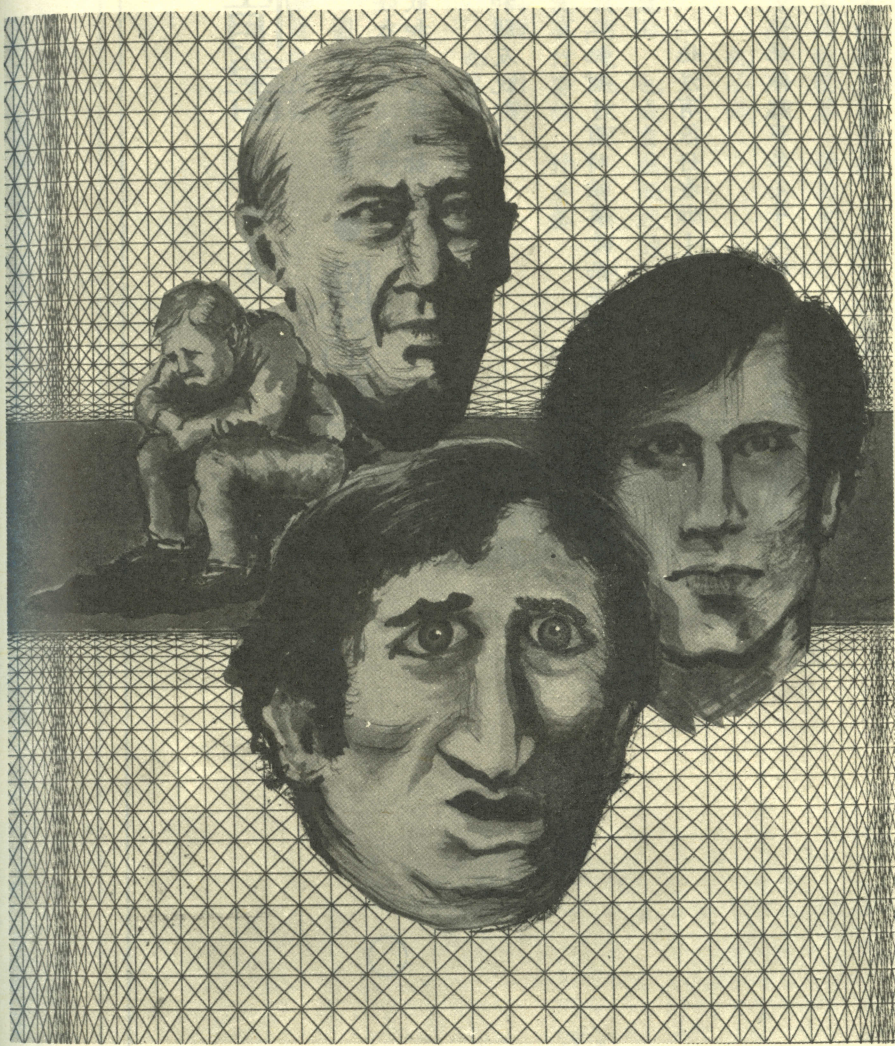


大弟華生

文■陳敏銓

圖■鄭聖于



桌上一架收錄音機佔走了一角，其餘盡是原子筆、橡皮、筆記、熟悉生字塗鴨用的白報紙、小鏡子、美工刀……倨傲恣肆地鋪滿桌面，拱衛在檯燈周旁。書桌右側是兩座女孩高度的角鋼書架，很多高矮胖瘦的中西文書被一視同仁的堆放在上頭。在以往，書架上也曾有「泰綺思」、「當代小說大展」、「中國哲學概論」……搶眼的時候，可是今天只見「赫里遜內科學」、「尼爾遜兒科學」、「臨床血液學」……等一些癡肥的教科書盤據的份。很多千元以上的原文書似乎也沒得到特殊的呵護，披著斑駁、褪色、甚至生黴的外衣，過氣底僵躺在一起，顯得有些突兀。在房間後側塑膠衣櫥旁，斜倚著一把吉他，塵灰像個笨拙的漆匠似的將其聚落不均勻地塗在它身上，且四下拓展，鄰近裝著顯微鏡的木箱久疏於啓用，也就任其一味蔓延揮拭。偶而從床底那堆臘黃過時的講義中，也有找到鞋襪的時候。累積多年的經驗，講義在這房間裡被證明是考前最得倖的寵妃，不但供奉在桌上，也被捧讀在床上。自然講義是大世界的小縮影——阿貓阿狗不勝計數的筆跡教你按「字」索驥，揣測同儕；光怪陸離的上課實錄揭露教授法相，教你一窺全豹！尤有進者，一些流行於成年男性間的「開懷篇」，偶而也可從黃底黑字之間被露骨地表達出來。

到底市療應該幾點去報到？楊建興納悶地推門進來。在桌前坐定之後，交替地拉開抽屜尋找課程表，繼而像想到什麼似的，對了！我是把見習要點寫在第一堂課的筆記上的，一定是的……他迅速地從書堆中抽出要找的筆記，有了！病房八點二十分簽到，門診九點前到

達……這時候，「鈴——鈴——」外頭的電話響了。

楊建興起身，拉開椅子，當電話響完第四響後，這就是書桌到客廳的距離，他旋即抓起話筒。

「喂——」他試探著。

「喂！我是爸爸，你是那位？建興是嗎？」

「電話中傳來極熟稔的聲音。」

「喔！爸爸，我是建興……」因猜想到這是高雄到台北的長途直接撥號，以多少帶點擔心的口氣，他接著說：「媽還好吧！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華生這孩子又溜走了，我怕他會到台北去……。」

他有若後腦杓被擊中一棒，差點拒絕接受這種事實，但終是囁嚅底說了：「又溜走了……，什麼時候，帶了很多錢嗎？」

「上個禮拜連同前天共給了他六百元，另外房間錢包中短少了八百元，大概也是他拿走的，昨天中午趁我們在樓上睡午覺的時候，穿了西裝從後門出去了，門也沒關好。也幸好有狗在，否則真有小偷進來也不知道……。唉！這孩子想出去，是什麼後果也不顧啦！」

建興強自鎮靜，霍然他想到家中只剩爸媽兩人，診所內外豈不又要忙得不可開交？！

「爸！沒關係啦！出去就出去了，不必再理他了！今天我並沒接到他的電話，大概還沒到台北來，」帶點安慰的語氣，建興接著說：「反正都是老套啦！出去幾天錢用光了，玩得累了，自然就會回來的。」

「唉！出去花錢是沒關係，只怕玩不過癮又會到親戚朋友家去騙錢，丟人現眼……，這

不肖子，簡直沒有一天乖過！」話筒裡透露出深沉的惱怒。

「爸！我想不會啦！你先用操心，只要他一上台北，我就打電話聯絡你，送他回家，應該不會鬧事的……不必我們擔憂……。爸，要記住，生氣於事無補，身體要緊。」

掛斷電話後，楊建興木然地踱回房間內。哼！才回來沒兩個禮拜又溜出去，他懷恨地以手重捶了一下，把書桌上零散的小物件一把橫掃開去，然後以相當的自制，將「臨床身心醫學」攤開在桌燈下，困難地想集中注意力逐句讀它。

唸書吧！不想其它……可是這是可能的嗎？！在大弟華生又在外地到處遊蕩，惹事生非，像顆遊走的炸彈隨時會把楊家的面子、名譽炸得稀爛的時候？楊建興懷喪地合上書本，從最底下抽屜中搜出一包潮濕的長壽，點起一根銜在口中，順勢撐起腳跟往後椅背一躺，使自己的身體連同前腳離地的椅子斜成四十五度，紙煙迷漫中，好像華生的面龐逐漸由遠而近，過去的瑣瑣碎碎突然被弄翻了的百寶箱子把內臟全唏哩嘩啦地傾倒在眼前……。

華生在家裏就如犀牛與斑馬共處打從開始就很不相稱。這種不協調的事實不僅在於華生有兩位分別就讀陽明醫科、北醫醫科的姐姐，一位就讀台大醫科的弟弟，而華生幾乎連國中都不了了業，同時更顯著的區別是：家中大家共同默默遵守不敢稍棄的行為道德標準，似乎全然不見容於華生。

從國小一年級，生理並無任何缺陷的華生就表現出與別人顯著不同的行為，他自私、孤僻、不長進，對功課漠不關心。走出家門卻往

往沒進學校，每次逃學都得拖累老師或父兄四處尋找，如此小學唸了六年，爸媽也著實頭痛了六年被折磨了六年。剛好那時候改制國中，華生才得以僥倖升上中學。這三年中，華生逃學依舊，開始與不良學生鬼混滋事，考試絕少有及格的。國三時被編入「放牛班」，畢業考試大半都是赤字，校方認為不堪造就無法輔導升學，判定沒留級的必要，終於取得畢業證書。

國中畢業終日閒在家中，由於好吃懶做，體重急遽增加，本來身高雄就矮如今又不斷聚油添肉，體態癡肥連兵役都給免了。往後年歲一大管教更加困難，對於聲色犬馬也顯現出本能的好奇，華生開始出現週期性的逃家，北部中部到處閒蕩拿錢在外面亂花，錢用光了，就到公園去喝水，火車站睡覺，向陌生人討煙……，再如何落魄墮落就是堅持不肯來，非得等到爸爸出去尋他逮他才會返家。這種行為模式雖經嚴厲教訓從沒有根除的跡象。這兩年來華生更是變本加厲，不但會偷錢典當家中貴重物品，還會四處招搖撞騙。每次錢一短缺就往親戚朋友家中憑恃父母的關係，胡謊理由借錢花用，偶而也會故作潦倒狀搖尾乞憐，可是目的既達一旦給了他錢卻又趾高氣昂在外頭擺闊。這種寡廉鮮恥、敗壞家聲的作風，對於一向保守愛惜羽毛的爸媽來說不啻是天大的凌辱。每次只要聽說華生又溜出去了，家中大小無不緊張焦急，尤以爸媽更是終日憂心如焚，深怕下一時刻又是那個舞廳差人上門要錢，或是警察局打來「領回管教」的電話。

唉！爸媽也真是教人同情。對那種盡責、正直而又高尚的家長而言，天底下還有比管教

不了自己孩子更叫人痛心疾首的嗎？楊建興把燻短了的紙煙擠死在一個鐵瓶蓋上，立起身來，沒特殊理由地在房間緩緩走了幾轉。猶如擺脫不了的夢魘，年前那晚夜深在火車站頂著寒風細雨等候華生的一幕又扭曲變形底浮現開來——

……南下自強號抵站後，車廂一開啓馬上洩溢出一片人潮，一轉眼又從月台上消聲匿跡。楊建興專注底瞧著每一位過往的旅客，好一會兒終於辨認出正跨出末節車廂一個落單肥胖的身影。楊建興湊上前去。

「玩夠了吧！」冷冷地口氣。

華生一言不語，死灰著臉帶著疲憊困惑的神情，頭髮散亂，眼珠上下骨碌底躲避建興與師問罪的眼光，兩手微微顫抖不自然地抵觸在一起，襯衫衣領袖口早是一層油污不難看出五六天未曾換洗的痕跡。

「你電子錶到底當了多少錢？」

華生依舊不語。只顧緩慢底移動脚步，宛如身旁並無建興的存在。

楊建興再也按耐不住心中蘊藏多日的怒火。從側面一個箭步朝著大弟的臉龐猛然揮手就是結實的一巴掌。

「不知廉恥的東西！教過你多少遍沒錢就回家，為什麼當了新手錶不算，又要去借錢。出了門做錯事有種就自己回來，難道聽不懂嗎？每次都要我們出來等你接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居然還敢要求大舅說要搭自強號回來，你真不要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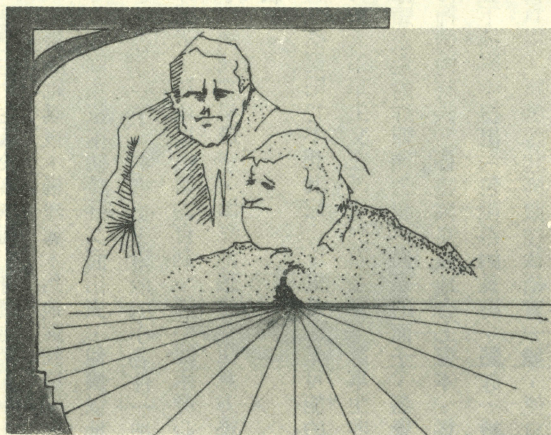
「為什麼你死不受教？難道你以為這是應該的嗎！說呀！花天酒地你以為是對的嗎！」建興憤恨底咆哮，聲調在空冷的月台上分外高亢起來。

亢起來。

華生本能地以手護著臉，驚懼底挪開身子預防下一次遭襲，眼中擠滿了淚水，依舊不發一言，只是低聲啜泣，那惶恐哀怨宛若訴說無盡委屈的眼神，還有彼此身軀裡流通著共同的血液，突然稀釋了建興的怒氣，勾消了多日來的埋怨。於是建興慢慢伸出手將華生攏靠過來，平心靜氣地說：

「走吧！爸媽都在等我們哪！」

幾乎每次都是這樣。華生回來後絕口不提在外邊的遭遇和花錢的細節，要問他究竟向誰



借錢，借了多少，好替他償還時，他也是支支吾吾，好像那種種自己做过的事都是可憎不悅的經驗似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從來不曾改過。隔幾個星期就又会依然故我不告而別到處廝混去了。

有人說由三歲看一生我現在真覺得是有些道理，建興若有感觸底仰起頭怔望著天花板，第一次發現左邊牆角懸墜下幾條蜘蛛絲。突然他意識到時候不早了，「明天就要開始新學期的見習了……」建興喃喃低語，沒啥用心底自己對自己說著。

陽光從鐵窗、紗窗、玻璃窗層層穿鑿底成束進來，在護理站內楊建興抄寫病歷的桌上開闢出橢圓亮透的領域，幾絲纖塵在光束的烘托下格外顯眼地浮遊著。護理站右側會談室內正有六七位護士在開檢討會。寬敞的起居室不時爆起病人陳清源咯咯的笑聲。另兩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板著臉僵直底來回走動著，邱晉陽則在一旁與他那位患有被害妄想的病人交談，大多數的病人此刻都安靜地待在自己的病室內。起居室正前方兩位體格碩壯著上制服的歐里桑，似若無事的坐在那兒實則把守出入此病房的唯一要道。除了窗戶開得很高，每道門窗外皆佈置鐵欄杆層層上鎖外，這個病房在佈局結構上再沒有其它的特色。

楊建興與邱晉陽、余忠志兩位同組同學在市立療養院進進出出，這已經是第六天了。也許是昨晚得悉大弟華生返家的消息——據說是到桃園遊蕩，除了錢花個精光外倒也沒鬧出大差錯來，楊建興今早的心情格外顯得輕快。

以前楊建興的確是從太多小說電影中片斷底去捕捉「杜鵑窩」的形象，總覺得陰冷、黯

慘滿設整人機關的囚牢都可以隨時在精神病院的某一角落中存在，那種隨便電擊、毆打甚或是切除好搗蛋病人如傑克尼柯遜者流的腦額葉，都可以算是治療者的權利……，這種種從不踏實卻又疑似逼肖的想法，都在六天的親身體認中一一被揚棄了。楊建興擱下病歷夾，抬起頭面向起居室，仔細打量每一位視線所及的病人。

眼前晃動的不少是一張張木然的臉，半開淌出沫涎的嘴唇，鼓起或凹下的兩腮，眼眶裡好像塞滿了兩個上吊的舊桂圓核不懷好意地瞅著大家，像要瞅穿了皮骨瞅得人發寒，有的頭頂禿落淨光，有的額前蓬著亂髮……。儘管有這些副作用，他們卻都能在藥物的控制之下表現出接近正常人的一言一行，這種我們自詡合情合理的施藥治療，有時甚至會全然遮蓋掉先前的所有症狀。可不是嗎？楊建興想到他被指定看顧的病人林麗滿不正是一個實例？昨天在起居室楊建興以偵伺心靈的居心與林麗滿面談了很久。對答之中楊建興很難挖出刻意要對方就範于原先診斷的症狀和病情的所有證據。甚至於當問她說：「為什麼常會無緣無故地離家出走？」林麗滿仰起頭來十足理直氣壯地說：「爲了自由啊！不自由毋寧死。」建興接著問她為什麼唯獨對先生這麼兇惡而對其它男人又表現得過份隨便，林麗滿的回答是：「先生待我很好，我知道。可是他也有缺點，他很不老實。每次說過的事，從沒有做到。別的男人對我好，照顧我，我困難時會幫我引頭路，我當然對待他們不能太差。」問她愛不愛自己的孩子？想不想自己帶孩子？「我當然愛自己的孩子，」她略帶感傷地說：「可是爲了工作，爲



了想出外，我先生不許我帶孩子。」

「喂！楊建興，」著穿一席白淨醫師服的邱晉陽迎面走了過來，看到建興若有所思呆呆坐在護理站內，遂提醒他說：「你的Case Report整理好沒？」

「Chart已經看過一遍，病人也已經面談過，只差discussion還沒翻書。」楊建興習慣性地攤攤手。

「我聽說，」邱晉陽把手中的筆記本擱在桌上，拉把椅子坐落了下來，「明天星期五科主任會要我們作Case Conference，對於每

個Case若有什麼問題都會被提出來討論，大家最好回家把報告先大致寫一下，免得明天被電。」

「唉！真要被電也沒辦法，反正是Clerk嘛……。」

第二天早上八位Clerk準十點圍坐在醫院四樓會議室的長方形桌旁。胡主任滿臉肅穆地自鏡片後面一一打量著每位同學，點過名後把眼光朝向楊建興以原子筆直指著他：「你的是一個Case？」

「三病房，三〇三第二床病人林麗滿。診斷是schizophrenia・Schizoaffective type。」

「嗯，也是Schizophrenia，好吧！你就把你的Case報告給大家聽著，待會兒大家自由提出問題，互相交換意見。」

楊建興找到筆記本上的摘要，開始報告：「病人林麗滿，女，已婚，今年25歲，台灣宜蘭人。她是由家人強制帶來門診，被診斷爲精神分裂症，於二月九日入院。入院的主要問題是：1. wandering。2. 脾氣暴躁，會摔東西，打先生。3. 夜晚失眠。4. erotic delusion。會對陌生男人微笑，舉止輕浮。5. 自言自語同時有silly laughter。6. 不適當的情感反應。」

「現病史是這樣的，病人在今年年初離家出走，到處遊蕩，曾到高雄台南等地與男人鬼混且在旅館業從事應召工作。十天前在竹南因偷竊百貨公司的衣服被關到派出所，二月九日在法庭上大叫大吵，動手打先生，法官指示強制帶來本院治療。病人這回是第二次入院，曾於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九日到十月二十日住於



本院。病人自小個性內向，不太合群，但學業成績很好。國中畢業後因家境關係未再升學。十九歲曾到台北一家鞋廠工作，單戀一位男同事，心理遭受挫折，因而第一次發病。出現胡言亂語、傻笑，對外界漠不關心等現象。她的母親帶她去求神拜佛吃草藥，三、四個星期後情況稍有改善。六十四年發現有嚴重的甲狀腺腫大，不能不切除，遂拿未婚夫的聘金去動手術，康復出院後旋即與先生結婚。結婚兩個月後因與先生吵架，第二次發病，但吃草藥後病況即改善。從六十五年到六十七年幾乎每年都有一兩次發作，每次持續兩週後才開始恢復正常。到六十八年發作次數增加，經常離家出走，先生拿她無可奈何，求神問佛不再有效。遂帶來本院第一次住院。」

楊建興暫時停了下來。原本低頭聆聽的胡主任昂起臉來說：「對於病人的病史大家有什麼疑問！」

「請問病人甲狀腺腫與病情發作在時間上的關係如何？」對側的陳昭穆首先發難。

「病人手術前呈現典型的甲狀腺機能亢進，有心悸、體重減少、怕熱、眼球凸出……等，但心智方面除有點緊張外沒有其它異常。六十四年手術之後所有生理症狀都消失，而精神症狀是從六十五年開始才明顯起來，發作次數也較多。」

「剛剛提到病人吃草藥可改善病情，到底是什麼草藥？」中國醫藥學院的廖永順問。

「根據病人自己的描述，是那種廟裡或私設神壇香爐中拿出來的神灰。」

「病人的 *erotic delusion* 是怎麼一回事？」王榮謙開口說。

「門診病歷的記載是說病人會對陌生男人微笑，且男女之間的事看得很隨便，舉止嫌疑浮。住到病房後，我們的確看過病人那種不自然的笑臉，但除了偶而會去觸摸男病友的手外，並沒有其它的異常發現。」

幾個問題回答完後，良久未再有人發問，現場突然沉寂了下來，大家面面相對，多少有點尷尬。

末了，「胡主任，我想請教一個問題，」還是楊建興劃破寂靜：「像這個病人我們在病房跟她面談或是觀察她的行為舉止，都沒有找到 *Schizophrenia* 一些典型的症狀，像聽幻、被害幻想、怪異行為……等，而且病人對時、地、人的定向力都完整，對於一些行為也能提出合理的解釋，再仔細研究病人之所以入院的最大理由就是離家在外鬼混。像這種臨床症狀這麼少的情況，當然可能是藥物的效果，可是我們是不是應該想到對於這個病人我們所下的診斷標準是否嫌鬆散了一些？」

胡主任並沒有提出回答，反而回問說：「病人的注意力怎麼樣？在病房中有沒有特殊的行為？」

「病人前天早上到 OT 跟病友打籃球，注意力集中，打球也很認真。與病友相處應對態度適當。不過十九日夜晚，病人曾脫光上衣與病友江應桃抱在一張床上，護士加以制止並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她回答兩個人一起睡覺比較溫暖。二十三日午餐時觸摸男病友的手，沒有適當解釋。」

「那你的意見是怎麼樣？」胡主任懸點底一笑。

「我是在想：病人的一些問題都有前因後

事？」王榮謙開口說。

果的關係。像她對先生不好那是因為她一開始就不是真正愛她先生，那天面談她自己就曾說不與她先生結婚就會沒命，意思是說當初全看在那一筆手術費的份上才論及婚嫁的。又比如說她到處鬼混遊蕩那或許是她不滿家中氣氛，想改變現況。何況在病人的觀念中，從事色情行業也是一種營生方式。既然她安於那種不是很高尚的工作，那麼有關種種勾搭的笑容、輕浮的舉止就不是全然病態的了。所以，我覺得這病人的病情若不是比較輕微，就是不應該將之歸類到精神分裂症。」

楊建興一口氣地提出他的看法，胡主任似乎瞧出什麼破綻似的，有些話剛要急著出口卻又暫緩了下來，改成道貌岸然的口氣：「其他的人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病人的診斷是對的，因為病人有與現實脫節的行為表現，像她脫光衣服你能說那是正常的嗎？」同班的詹毅然提出觀點。

「可是那也只見於夜晚就寢時，何況她也能提出理由說兩個人睡在一起睡得暖和。至於脫除衣服或許在她本身而言並不是很不自在的事。畢竟在以前那是她工作的一部份！」楊建興像是在維護誰的清白似的，辯駁底說著。

「病人有沒有跑到男病友的房間裏？」余忠志問。

「沒有。」

「病人對她的家庭一向懷抱什麼態度？出外遊蕩很早就開始嗎？」余忠志接著說。

「病人覺得家庭氣氛不夠開朗，謂在外頭比較愉快。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病人一直很是在意。從十五歲開始因工作關係就常有不回家的習慣。」

「那我認為也應該考慮人格違常的問題。」顯然余忠志不完全駁斥建興的觀點。

胡主任似乎察覺時間已經不早，說：「好！大家總算或多或少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時間也差不多了，現在讓我們來作個總結。」看到大家都已經平靜下來，胡主任接著開口：

「首先我覺得最有必要告訴大家的是，我發覺你們 Clerk 來市療最容易犯下的錯誤就是太急於以自己的觀點去替病人作多餘的解釋。其實不單單是你們，很多經驗不足的年輕醫師也會如此，由於自己沒有能力去看出病人的異常，反而忙著去替病人辯護說一切都是正常的。」

「像今天這個 case，我不相信她沒有精神病。假如她只是普通的人格違常，那當初門診醫師絕對不會診斷成精神分裂症。更何況從她的既往病史來看，從六十五到六十七年，每年皆有發作而六十八年發作次數增加，病情也加重，愈來愈壞這就是 Schizophrenia 進行的模式。所以今天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以後千萬不要過度熱心的去替病人辯護，也不要隨便相信病人表面的解釋。」

晚上楊建興洗過澡後一直反覆思索著胡主任今早講過的話。也不知什麼時候他突然發現林麗滿的問題似乎與大弟的情況類似。可不是嗎？離家出走，到處遊蕩……若說早上替林麗滿作了太多的解釋是錯的，那我一向從沒想到要替華生作其它的解釋又怎能是對的呢？也許我是太疏忽了，為什麼從來就不能以更體貼更深入的態度去體會他的感受探討他的問題？沒錯！他是貪圖享受，他是不知上進，他是敗壞家聲……，可是每次回家遭處罰的身軀之中

何嘗能肯定不是一顆泣血、寂寞、迷惘、掙扎的心？自己也是唸醫的，為什麼從來就沒想到過在他那異常的行為品性底下，也許有潛伏的神經精神方面器質性或官能性的病變？為什麼從來沒想到要帶他去看精神醫師尋求專家的意見？為什麼一定要以兄姐、自己的標準去限制他，要求他？不錯，我是犯下過分熱心去為自己病人辯護的毛病，今晚我更無法得知我不是犯下不為大弟華生尋求解釋的更大罪過。楊建興一時思潮澎湃，突然不能自己的激動起來……

初春早晨的霧，就像是那預先偷看過答案仍然裝模作樣捧著水晶球的占卜師，向我們肯定地宣稱：這裡有一個太陽天。楊建興推出腳踏車瞄了一下錶，八點零五分，心想著再不快去病房簽到就要逾時了。濃霧依然沒有散逸的傾向，在建興頭上鋪陳了一道灰濛濛、戳不破、穿不透的天空，看起來挺沉、挺腫；它又像是踏著貓的腳而來，在三張犁靶場附近尾隨著建興的單車，輕快底徘徊。自然霧是無形的，楊建興握不住它，可是，他能感到它。特別是今天早晨，在霧裡面他嗅到了一種氣味，一種能透達胸臆、醒腦益智的氣味，而那是楊建興在以前的生命裡所不曾嗅到過的。

(六十九年三月廿四台北)